



东方的旋律

中國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音樂生涯

中國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音樂生涯

东方的旋律

茅于潤 趙家圭 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本書由周凡夫校訂，所刊圖片係由張甫柏、王雪梅攝影翻拍。

東方的旋律

中國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音樂生涯

茅于潤 趙家主 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ong Kong

TEL: 5-487262 5-486160

永康公司植字

Tel. 5-725974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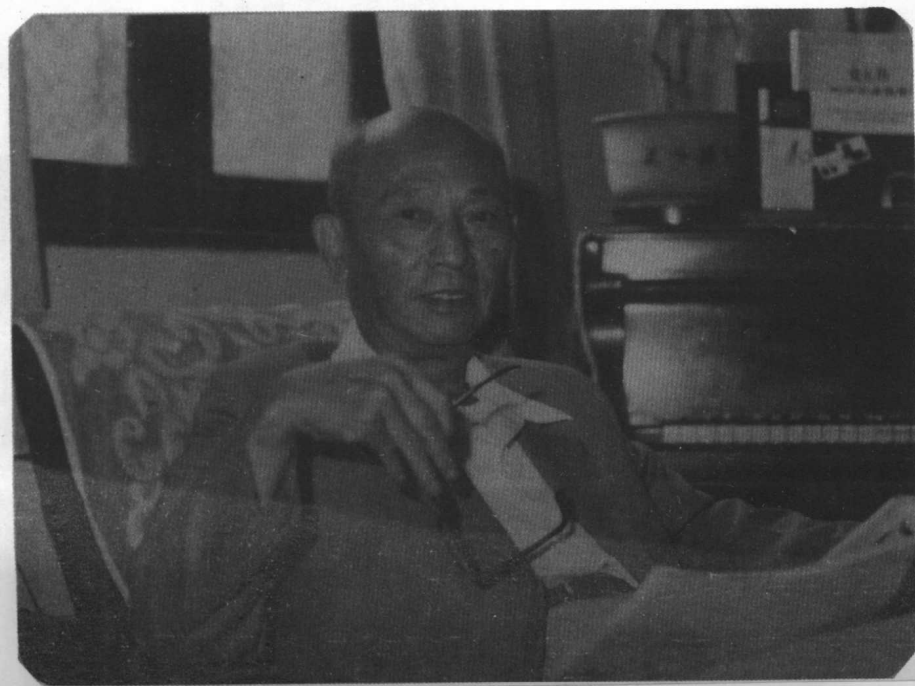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 $\frac{\text{文}}{\text{總}} \frac{1045}{2066}$ P. 140 大 32 K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丁善德教授在作曲。(1982年5月)

丁善德教授神采奕奕。



序

丁善德

這本小書記錄了我的過去。

我的道路是曲折的。從小與音樂有緣，唯一能使我這個「頑童」安靜下來的，是音樂；正是對音樂天然的愛，引我走上了音樂之路。在進入國立音專之前，我之學習音樂，就是獨自撥弄自己接觸到的「土」樂器，聆聽民間流傳的小曲小調。十六歲了，在國立音專裏，我第一次接觸鋼琴。由於學校教學正規，自己刻苦，又適逢良師，當我從學校鋼琴系畢業時，成績是優秀的。

然而，演奏的生涯並沒有使我興奮多久，因為彈來彈去都是彈外國人的作品。我常常想，為甚麼中國人不能寫出表現中國民族風格又具有世界水平的音樂作品來呢？！

終於，我下了決心，學習作曲，用不懈的奮鬥來實現自己的音樂理想。我知道，這將意味着放棄自己有把握的演奏家的前途，去背那「沉重的十字架」，向着高不可及的巔峯，去作永無休止的奮鬥。

我到了法國，追隨名師，勤奮地學習，在世界聞名的「音樂之都」巴黎，開闊了眼界，增添了知識。1949年底回國以後，我一直在祖國這塊音樂的沃土上，不停地耕耘着、收穫着。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用自己的筆寫了一些屬於我們民族和我們時代的作品，遺憾的是，比起世界先進水平來，還有差距。

誠然，我所做的，是一個開拓者的工作。這是時代、歷

史的使然。在封建的舊中國，音樂事業不爲人們所重視，搞音樂的被視爲三教九流。「五四」運動以後，西洋音樂傳入中國，開始了我國現代音樂文化事業的開拓時期。在這一時期出身、成長的我們這一代的音樂工作者，大都從小沒有良好的音樂環境，幾乎每人都有自己爲民族和個人的音樂事業苦苦抗爭、探索和奮鬥的歷程。我的道路，正是我們這代人奮鬥道路的一個縮影。我有幸躋身於開拓者的行列，爲祖國的音樂事業作出貢獻，實感到無限欣慰。

年輕的一代音樂工作者將在我們開拓的土地上耕耘，將在我們奠定的基石上建設。輝煌的碩果、巍峨的大廈都將出於他們之手。他們是幸運的。但是，成功和光榮都來自奮鬥。願後來者寫出更多、更好能代表這個時代的作品，使中華民族的音樂在世界音樂寶庫中大放異彩。

目 錄

序 (丁善德)

前奏.....	(1)
一、家世童年.....	(3)
二、開拓者的歷程.....	(15)
三、暴風雨的年代.....	(48)
四、一個中國人在巴黎.....	(70)
五、絢麗多彩的「中國主題變奏曲」.....	(87)
六、荒山之夜.....	(108)
七、勝利進行曲.....	(114)
結束語.....	(127)

附錄：丁善德主要作品目錄及編號.....	(128)
----------------------	---------

前奏

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對於音樂藝術對人和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性有着精闢的見解，身體力行地提倡音樂教育；到了唐代，中國已發展為當時世界的音樂活動中心。但是，畢竟在時間的推移中，音樂和其它科學一樣地落後了，衰退了。到了二十世紀，在西方，音樂已經從巴哈、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蕭邦、德布西的肩上攀登過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印象主義的高峯，當時中國的音樂園地裏，除了民間藝人的演唱、民衆自發的歌唱以外，卻顯得十分寂寞和荒蕪：沒有音樂學校，沒有樂隊，沒有交響樂，沒有歌劇，也沒有傑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我們的祖父連貝多芬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哩！

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教授，是中國著名的鋼琴家、作曲家、音樂教育家；他和我們老一輩的音樂家一樣，就是從這裏踏上了漫長的、崎嶇的音樂征途。從他的生平事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創業的艱難和刻苦的精神，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音樂事業上的新發展。如今，中國已有不少年輕的演奏家、作曲家在世界樂壇上頭角崢嶸，獲得了極高的榮譽；上海音樂學院已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音樂院之一。

在建造中國的音樂大廈中，丁善德教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為祖國的音樂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們是懷着對他的崇敬心情來寫這本傳記的。但我們也

深知，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一個人連正確地認識自己都是極其困難的——希臘人早把「認識你自己」當作一門哲學來研究，更不要說被別人來認識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有必要，并徵得他本人的同意，把他所走過的音樂道路，以及他在音樂領域裏的各個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介紹給廣大的讀者們。我們殷切地希望，這一代的音樂工作者能飲水思源，不辜負老一輩開拓者的期望，奮發圖強，努力工作，為振興中華民族的音樂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家世童年

外國許多偉大的音樂家，從小就幸運地生活在音樂環境裏，而且在父輩的督促、教育下長大成材。但我們的主人公——小丁——可沒有這個福份。

小丁是在1911年11月12日在江蘇昆山出生的，這時距離武昌起義（10月10日）爆發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由於清兵和革命軍的戰火未熄，他出生後便由母親帶去鄉下逃難。所以，他的童年可以說是在炮火聲中開始的。

爲生活父親平元有改姓丁

他父親本不姓丁，而是姓平，名元有，浙江紹興山陰人，祖祖輩輩以農爲業。和千千萬萬舊中國的農民一樣，平元有也是過着貧苦的生活。爲了糊口，他離開了農村，到昆山小鎮一家染坊工作。這家染坊的老板姓丁，見平元有工作勤勞，爲人正直，就收他爲乾兒子，並爲他改姓丁。

姓氏，這不過是一種符號，是表明家族的字而已。但在舊中國的封建意識的統治下，一個男孩子的姓氏是「傳宗接代」的標誌，是「耀祖揚宗」的希望，是萬萬改動不得的，但染坊的老板去世前就讓這位乾兒子繼承他的家業。要繼承就得改姓，姓丁；爲了生活，平家從此不再姓平了。從改姓這件事中，可以看到丁善德的辛酸家史，可以看到他是怎樣從「低窪沼澤」向音樂世界的高峯攀登的。

聽染坊師傅講鬼故事

中國的舊農村不是孩子們的樂園，能得一溫飽已屬不易，但孩子們總是好奇、好動、好玩的，小丁的性格尤其愛動。昆山這個小城鎮對孩子們來說，「玩」的地方實在不多，這染坊就成了他童年朝夕遊憩之所。那一匹匹的原色白布放入染缸裏一染，就像彩虹般那樣，赤、橙、黃、綠、青、藍、紫地飄了出來，這實在太美了！

無論甚麼藝術，都是富於色彩的。音樂是通過聽覺帶給人們無限美好的色彩享受的。小丁是否受了「染坊」的影響而愛上了音樂，染缸與音樂是否有甚麼聯繫，這已是難以找到答案的問題。

到染坊去玩，還有一個精彩的節目，那就是聽師傅們講鬼故事。他又愛聽，又怕聽。其實鬼故事講的也是人間事，世界上不少文學名著就是以鬼神為題材的。這些故事激發了人們的幻想，讚頌了人間的美德，鞭撻了人間的醜惡。想像力——創造性的想像力，是創造一切藝術的動力。聽鬼故事和音樂是否也會在這幻想的世界中聯繫起來，這也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父亡母持家望子成龍

1915年小丁才四歲，父親患肺病去世了！家庭生活的重擔便落在他母親陳氏一個人的身上。她白天到染坊去工作，晚上忙於照料七個孩子的吃飯、穿衣。小丁是最小的兒子，

也就最受慈母的寵愛。

小丁的母親勤勞、樸實、善良，具有典型中國婦女的本色。她嫁給了姓丁的做妻子，但目不識丁，沒有文化，是個文盲，不過她也受到幾千年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的影響，只知道孩子應該讀書、進大學，只有讀了書，才會有學問；有了學問才能幹大事，因為不少大事都是讀過書的秀才做的。但至於讀甚麼書，進甚麼大學，她是不可能有什么主見的了。

中國有句俗語：「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依。」小丁母親沒有文化，倒也有「好處」，那就是小丁日後去考上海國立音樂院時，母親並沒有反對，因為「音樂院」也是「大學」，只要是大學，母親就同意。不像他的同輩人的父母把音樂看成是「賣藝的」、「賣唱的」、「戲子」的東西，堂堂七尺男子漢，豈能一輩子搞這個玩意兒？相信當年不少「音樂神童」便在嚴父這種「愛護」和「訓斥」下，在舊社會這種愚昧的偏見中改變了人生的航向！小丁在這方面算是幸運的，他沒有遇到這隻當年常會出現的「攔路虎」。

小丁有五個姐姐，一個哥哥，由於經濟條件差，缺醫少藥，三個小姐姐在十幾歲時都相繼夭折了；哥哥要到染坊去賺錢養家，姐姐則是「外嫁人」，便只剩下他這小兒子有「光耀門庭」的條件，於是母親便將希望寄託在小丁身上。

母親節衣縮食，省下了學費，於1917年帶着他踏進了昆山第十二國民小學，小丁便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活，走向「光耀門庭」的第一步。

嚮往火車，創出危險玩意

對孩子們來說，上學並不是全部的生活內容，尤其是小丁，他精力充沛、好動，白天放了學，做完功課就到處跑，夜裏去捉迷藏。

當年，舊農村並沒有出現過甚麼「兒童樂園」之類的東西，家裏傢具都不全，就更談不上「玩具」了！要玩嗎，就要自己去想主意，找辦法去創造「玩」的條件。

小丁在這方面也可能是受了鬼故事的影響，很有「創造性」。逃難時，他乘過火車，這東西實在「好玩」得很。但農村的孩子乘火車，實是千載難逢的事情，沒有人命關天的大事是沒有機會乘這個貴「鐵龍」的。從此以後，他就日日夜夜想乘火車。沒有火車，就設法去「造」一列。

他家染坊隔壁有一片花生行，到了秋天，一麻袋一麻袋的花生堆疊在街道上、場地上；見到這情景，小丁的創造慾望便被引發出來了，他想出了一種「火車過橋」的遊戲——他自己領頭，算是火車頭，口朝天噴氣，雙手模仿輪軸轉動的動作，後面五六個孩子依次拉着前面孩子的衣服，嘴裏發出火車的隆隆聲，「一、二、三」從花生堆上衝過去，「火車」算是過了「橋」，花生卻遭了殃！花生行老板見了，實在肉疼，這麼大的花生一下子都給踩爛了！但對着這羣孩子，老板他只能啼笑皆非地訓斥一下，把孩子們嚇跑就算了。

但是小丁對這種「火車」仍然念念不忘，能不能去「玩」真火車呢？他又想出一個更驚險的玩意，叫做「逃火車」，

就是拉了幾位同學一起站在鐵路軌道中間，等火車飛快地開過來時，看誰「最後」一個跳出軌道，誰就算得到冠軍。

火車真的來了！風馳電掣般向他們撲來，同學們都一個個地嚇得跳出去了，而小丁真的等到最後才跳出路軌，這時火車離他僅有幾公尺，冠軍是他的了，但還來不及高興，就聽到火車司機伸出頭來大罵：「你不要命啦！」

「火車過橋」頂多把花生踩癢了，而「逃火車」這玩意兒可要壓癢孩子們的頭顱的！走不多遠，站長也跑來了，把幾個孩子帶回辦公室，問他們究竟想幹甚麼？小丁說：「我們在比賽誰最勇敢。這是我想的主意，你不要責罵他們。」站長見小丁勇於承認錯誤，就把他們教育一番放走了。

爬上旗杆解開旗幟

左鄰右舍都說小丁喜歡「闖禍」，但「闖禍」的孩子往往是聰明的孩子、勇敢的孩子。

小丁還在唸初級小學期間，一次全縣舉行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勝利的大會，到升國旗的儀式時，由於風大，旗子被捲住了，以至升不到頂，小丁就勇敢地爬上十幾米高的旗杆，很快就把旗解開了。

世界上許多科學家也可以說是「闖禍」家。1945年在日本廣島上空爆炸的原子彈使無數生靈塗炭，此「禍」可謂大矣！但利用得其所，原子能卻能為人類造福。小丁的「逃火車」固然不足為法，可是他這股「闖勁」卻是他日後學習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套舊鑼鼓把他帶進音樂之宮

丁善德從小就喜愛音樂，但究竟是甚麼引起他對音樂的興趣，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也許是染坊的色彩，也許是鬼故事給他的想像，也許是他「愛動」，因為音樂是在時間裏運動的藝術。

他愛音樂看來並不是由於受到家庭或社會的影響；二十世紀初的舊農村沒有收音機，沒有有聲電影，更不要說有「音樂會」，就連「音樂會」的名稱也從未聽見過哩！

不過，童年時的小丁，還是有機會聽到音樂的，他父親、姐姐去世時，家裏曾經請過道士、和尚來做「道場」。那時，活人寧願不吃飯，可不能不做「道場」來為死者「超渡」。這「道場」對小丁來說，就差不多是「音樂會」了，有「獨唱」（念經），又有「伴奏」（敲打木魚、鼓、），每逢此時，他總是聽得津津有味。

另一方面，他家隔壁是一片桐油行，過節、過年都要敲鑼打鼓，十分熱鬧，他就偷偷地溜進去聽，常常因此忘了回家吃飯；有時還被老板趕了出來，哭着回家。

母親非常疼愛孩子，於是託人替小丁買了一套舊鑼鼓。別小看這套小鑼鼓那麼簡陋，正是它們把小丁帶入巍峨的音樂之宮。從此，一有空他就和哥哥以及鄰居的小朋友一起敲起鑼鼓來。也別小看這敲敲打打，音樂正是從這敲打聲中發展起來的。

後來小丁居然不僅聽別人的音樂，而且還能自己動手「創造」音樂了。我們的祖先，在創造文字時的確用心良苦：

「闖」、「創」這兩字既諧音，也諧意。「創造」離不開「闖勁」，「闖勁」裏蘊含着「創造」；小丁把「闖禍」的那股勁，從此用到音樂的「創造」上來，這就更增加了他對音樂的興趣。

偷彈學校裏的風琴

哪裏有音樂，那裏就看見小丁。那時凡是有錢人家遇有婚喪喜慶，都要僱用軍樂隊來鳴鑼開道，他總是跟在後面，一面聽，一面走，到了入迷的程度。軍樂隊走到哪裏，他就跟到那裏。尤其是他發現大喇叭的低音和小喇叭的高音的調子不一樣，但吹在一起很和諧，很豐富。他當然不懂得這就是「和聲」，卻對這音樂的奧秘產生了好奇之心；兩種聲音合在一起會這樣美！

小學裏，有一架用腳踩的風琴，小丁總想去撫摸一下，用腳踩風箱，十個手指可以同時彈十個音，這該是多美妙的事啊！在小城鎮的小學中，這架風琴實在是件稀世珍品，除了老師自己彈奏以外，小孩子們是絕不能去觸摸的！實在無法可想了，小丁只好等老師、同學全走光了，才偷偷地去「即興作曲」。

這架只有四、五組八度的小風琴，音質既不好，用腳踩又吃力，但小丁第一次用十個指頭彈這種鍵盤樂器時，他那喜悅之情就好像巴哈見到盧比克的聖·瑪麗大教堂中那架管風琴一般！漸漸地，用這種「偷彈」的辦法，小丁居然能在這風琴上彈奏出他學過的各種歌曲的調子，還能彈奏他聽過的「江南絲竹」一些曲牌。

當時在昆山小茶館裏還流行着《梅花三弄》、《行街四合》等絲竹合奏曲，這些優美的具有江南風味的旋律，他聽後很快就記住了，把它們用左手配八度的和聲在風琴上彈出來。但彈多了，便感到不滿足，就嘗試在《梅花三弄》的原調上「加花」，把原來是四分音符或八分音符的節奏，全部變成十六分音符的新曲調；或是左手彈原調，右手換新調；或是兩隻手先後進入。

沒有受過任何音樂訓練的小丁，在這架小風琴中顯出了他的音樂天份來。其實這就是「變奏」。作曲技巧的不斷發展和創新，其動力又何嘗不是對已往的不滿足。恐怕音樂藝術就是從這種簡單的「加花」——旋律的，和聲的——中發展起來的。

從評彈中學琵琶演奏技巧

風琴買不起，對咚咚作響的鑼鼓又不滿足，小丁就央求母親給他買些價錢便宜的土二胡、土笛子、琵琶、三絃等簡陋的民族樂器來學。凡是能製造音樂的器具，他都要試一試，拉一拉，彈一彈。

他有位親戚是彈琵琶的，見小丁如此喜歡音樂，便教他簡單的指法、彈奏的姿勢。不久，他也能用琵琶彈起《江南絲竹》、《梅花三弄》這一類的曲子。

在農村，那時唯一能聽到公開演出的音樂是評彈。他特別喜愛聽「雙檔」，因為那裏面有琵琶、三絃兩種樂器的合奏。三絃上有一種快速彈奏，點子既快又清楚，他感到不可理解。手指怎能動得這麼快?! 他想看卻又看不見，因為演奏